

班查梨在昔日的北海麻风院

作者：周德叶 来源：北海日报



旧麻风院一些遭受病痛折磨的老病人，其中的几位已做了截肢手术和安装了假肢。



班查梨医生和助手给一位下肢严重溃烂的麻风病人做截肢手术。 张国权 画

班查梨 (Dr. C. G. S. Baronsfeather) 是一位医生，爱尔兰人，毕业于都柏林大学，系文学硕士、医学博士、法学博士。1913—1919 年任北海普仁医院、麻风院（下简称“两院”）院长。然而，他的名字在北海医疗史上却很陌生。查《北海市卫生志》“两院”的历任院长和医生，却没有他的名字，他是一位被人们遗忘了的人。笔者看了他在北海“两院”第四任院长的经历后，认为应在北海“两院”的史料中补上不该遗漏的一页。

艰难岁月中的关爱

一战期间，“两院”的医生先后被调往别处，只有班查梨留下。受战争影响，英国圣公会给麻风院的经费中断，维持病人生命的口粮也没有了，好在班查梨慷慨解囊，让病人度过了那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。他的义举，深得麻风院老一辈人的感念和敬仰。

对麻风病人的治疗，班查梨善于探索和学习。当时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，从马来海峡联盟来到麻风院治疗。班查梨对他实施了全面的治疗，但他仍然感染发烧，而本院的病人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班查梨对此病例分析，说是马来海峡的麻风病可能跟北海的不一样。他认为，医学的认识在不断进步，以伤寒病为例，它细分为伤寒、甲型副伤寒和乙型副伤寒等等。麻风病也一样，只要我们的治疗方法不断发展，我们就能从中发现它细微的不同。

为此，他特别留意国际上治疗麻风病的信息。

有一次，他在报纸上得到一条消息，说美国医生罗杰思发明了一种麻风病新疗法，用此疗法治愈过不少病人，他希望通过这一疗法能治好这个病人。

当麻风病患者的病灶出现溃疡时，班查梨使用X光治疗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，尤其是对于病情较轻的病人。对于重病人，则必须持续治疗两年以上。这台X光治疗仪是“两院”的第二任院长李惠来购进的，是当时最先进的医疗设备之一。

有些患者的病肢发展到严重影响生活甚至威胁到生命时，班查梨大胆采用首

任院长柯达的做法——截肢。由于院内早期经截肢的病人安装假肢后能正常地生活，所以后来病肢严重的病人也要求截肢。对于当时来说，截肢是大手术，要冒很大的风险。一次，有一男一女两位病人要求截肢，班查梨和他的助手在一天内为那两位病人成功截肢，使病人获得新生。

对病人的严格管理与无奈

麻风院建在普仁医院西邻的高墙内，病人白天晚上都不能离开医院，每天傍晚都锁上大门。这种严格的隔离方式，目的是杜绝麻风病的传染。但是，当时的政府对本地麻风病人的管理松散，没有采取有效的隔离行动，市郊还有两三处麻风病人聚居点，那儿的病人没有隔离，他们常到市区内游荡乞讨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麻风院就不可能完全隔绝病人外出。

每天早上，麻风院的值班医生查房后，便有病人提出要到外面走走的要求。为此，班查梨制订了一个院规，每个病人每月只准出去一次，而且要登记。但是有些病人没有请假就私自溜走，也有在晚上翻过十多英尺高的围墙出去的。更有甚者，外面的一些人竟雇用麻风院内的病人去追讨欠债。有一次院内的4个病人去干了这种事，差点造成打斗。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很危险的，如果发生打斗，会助长麻风病的传播，这种传播若无法控制，就很容易造成社会恐慌而演变成对麻风病人的屠杀。此外，社会上的人对传教士医生没有好感，认为照顾麻风病人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财。少数不守院规外出造成不良影响的病人，把麻风院当作他们的避难所（如上面提到外出帮人讨债的那4个人），导致麻风院的名声不好。班查梨认为，为了保证医院大多数病人的利益，清除那些行为不良的病人是必要的。这是一种无奈之举。

筹集资金重中之重

1919年的麻风院有72个男病人，43个女病人和53张空病床，要维持这一百余人的生活 and 医疗，就必须要有资金。但当时的资金非常短缺，如果没有资金

就不能收新病人。为此，班查梨除了繁忙的 医务外，还要到处求援。他与伦敦麻风病工作团联系，该团原说给予帮助，但最终还是没有资金到位。受一战影响，汇率急剧攀升，医院原每月花 40 英镑的费用，要提高到 100 英镑，加上当时美元价格升值，影响粮价也跟着提升。

更有甚者，因某些原因，往往汇来的外币要兑换本地现金也困难重重。没有本地现金便买不到米，这让班查梨觉得很无奈。如果遇到伦敦汇款时断时续时，麻风院面临的困难更大。尽管这样，班查梨对医院的前景还是充满希望，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请继续支持这些不幸的人

班查梨在“两院”工作期间，为“两院”的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。1919 年他离开北海前写了一份《1919 年普仁麻风院的医疗报告》，在报告的结尾部分，他从基督“普世仁爱”的角度，希望人们能继续支持这些不幸的麻风病人，他写道：他们并不完美，当他们试图从我们这里得到额外的安慰，或者他们作出了一些威胁到其他病人的安全和舒适的行为时，我们也会不耐烦。但我们必须记住，不管他们是好是坏，他们现在都是一样在遭受病痛折磨。基督教收留所有不幸的流浪者、麻风病人、罪人以及孤儿等等。而我们则是要训练这些难民与生活抗争。我们希望这些受难的同胞能摆脱痛苦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进入这个城市的金色大门，我们和他们将永离悲痛、罪过和死亡。”班查梨，这位既是传教士又是医生的人，把几乎是单枪匹马在“两院”工作的经历，看作“只是旅途中辛苦、厌倦的朝圣者”，他“感到疲劳”。也许是积劳成疾，他患了急性肺结核，不得不向教会递交辞呈，离开在北海工作了 7 年之久的“两院”。